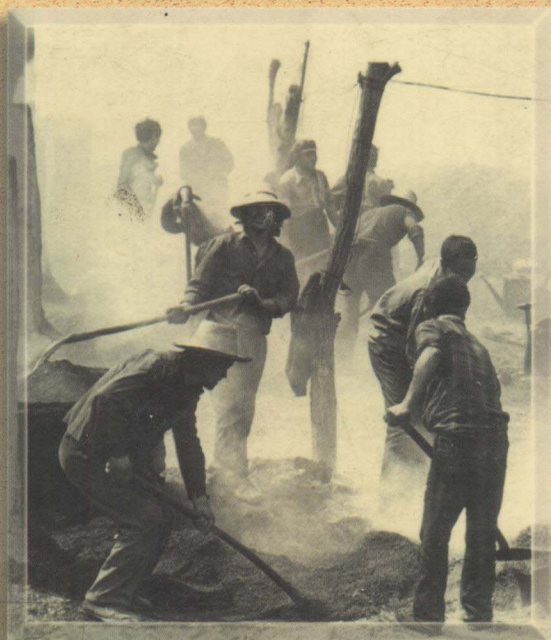


侨史丛书之四

台山侨史拾零

劉重民著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

目 录

史 料

台山人涉外交往与出洋溯源	(1)
台山侨乡形成的历程	(7)
台山侨史简述	(18)
台山为何称“美洲华侨之乡”	(38)
鸦片战争对台山侨乡社会的影响	(44)
台山出洋的先驱者	(49)
台山华侨与辛亥革命	(51)
台山华侨与抗日战争	(58)
台山人在澳大利亚	(67)
曹亚珠正名事略考	(72)
金巴仑华埠百年话沧桑	(75)
香港史话琐谈	(78)

台山的“蛋家”	(82)
台山近代航空人物录补遗	(85)
广海——六百年纪文	(87)
一页澳洲华侨史	(96)

论 文

新时期联侨工作的思考	(105)
加强社团工作力度	
促进粤港经济合作	(109)
对巩固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	
与侨务工作的思考	(113)
发挥地缘人缘有利因素	
增创侨乡经济发展新优势	(117)

通 讯

台山华侨与侨乡文化教育	(123)
台山有个“现代花木兰”	(127)
台山华裔李亮畴	
出任美国司法部代理助理部长	(129)
中澳友好的开拓者——刘光福	(131)

南湾渔港活今昔	(133)
从“溽海文学”石匾重光说起	(136)

诗 词

侨史工作十年寄怀	(139)
家乡恋	(139)
华侨自叹	(139)
途中迷怀(木鱼)	(140)
思乡曲(五首)	(140)
故乡好(二首)	(141)
广海港剪彩即景	(142)
访烈女坟有感	(142)
游灵湖古寺寄怀	(142)
“余氏石宝”纪行	(142)
溽城吟	(143)

后 记	(145)
-----------	-------

台山人涉外交往与出洋溯源

台山,是我国著名侨乡,全县人口九十五万,其中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占三分之二强;旅居海外祖籍台山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逾百万人,分布世界五大洲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的台山人,以侨居美、加的人数最多,约有六十四万人。因而人称台山为“美洲华侨之乡”,又称“金山客之乡”。

台山人出洋者众多,分布广阔,历史悠久,这与台山人对外交往甚早有着密切的联系。

台山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西南部,毗邻港澳,濒临南海,有近五百公里长的海岸线,具有多处天然良港,对外交往方便。《广州府志·新宁县志》(康熙版)记载:“天监元年(五零二年)有智药三藏,自西天竺航海而来。”首先在广海传教。广海古称潯洲,宋朝时期在广海卫塘设置望泊巡检司,对进出潯洲的国内外商船进行检查。尤其是对到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先要在此办理报关手续,然后才能在本地进行贸易。宋人朱彧撰写的《萍洲可谈》记述:“潯洲有望泊巡检司,商船去时至潯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还至潯洲,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护赴广州。”可见在宋朝时期,台山的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就已经非常活跃。

当时,除了广海海港对外开放之外,台山的上下川岛,也

是对外开放贸易之地。明朝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葡萄牙有四艘商船抵达川岛,其中两艘在朝廷的获准下登岸贸易。他们在岛上租地搭帐篷,堆集货物,构筑房舍,开设商场,用香药、犀角、象牙、水晶、白藤等物与台山人交换铜钱、银器、丝绸、陶瓷、茶叶。自一五一七——一五五三年间,葡人常到川岛通商贸易,正式为他们在远东的商贸基地。嘉庆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西班牙天主教神甫方济各·沙勿略受罗马教宗保禄三世的派遣,乘搭葡人商船抵达上川岛传教,掀开了天主教在台山传播的第一页。至今,岛上还保留着方济各·沙勿略的坟墓和教堂,供人参观朝圣。

由於台山沿海港口的早期对外开放以及外国传教士的传教,使得台山人有机会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外国的许多事物,开阔了视野和社会思维范畴。这不仅促使了台山沿海一带商贸、造船、航海、捕捞等业的发展,而且为台山人乘船出洋创造了不少的有利条件。

台山人出洋移居海外的历史,自宋朝时期就开始了。据史料记载:宋祥兴元年(一二七八年),元兵大举进犯,宋皇无法抗御,宋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张世杰护送幼帝昀南下,驻扎在新会崖山抵抗元兵。其时,许多台山人为抗元而参军参战。大江沙涌乡伍隆起就是当年统率数千乡民抗元斗争的首领。后来崖山兵败,宋朝灭亡,一些参加抗元的台山人,为避免迫害,跟随诸文臣武将,流离海外,或婿交趾(越南),或流远国,去寻求生路。

据云南阮氏呈凤、呈麟、呈鯤、呈元、呈誉等於明崇祯十四年编修的《阮氏族谱》的序言有语曰:“其后生齿日繁,有迁云南再迁交趾。”又载:“斗山上阁坑尾村阮平安的第七世孙阮宗

达与侄阮祖兴为避家难，叔侄束装从戎。於明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年）随平西侯沐英征伐祸乱后，调往交趾（注：翦伯赞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一一六四年交趾已改为安南国，现称越南）三江口镇驻，卒於官。”现在坑尾村后背的鹰山，尚有他们的祖坟。

台山人移居海外的历史是以南洋为较早，美洲和其他地区为晚。从广海《山背乡志》载：“陈学进於乾隆甲午年（一七七四年）已前往南洋谋生，是该乡较早的出洋者，比端芬曹亚志还早四十五年。吡叻古冈州公会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记载：“台山端芬梅耀萱於一七八六年从马六甲第一批前往檳城，他是宁阳公馆的始建人之一”。在檳城早期的庙宇建筑碑石都刻有他的名字，他是檳城开拓者之一。还有《五邑工商会》第三届会刊《一九五九年四月版二一六页》记载：“伍祺学在十八世纪中叶来居檳城，他原籍广东台山，业金饰，初为学徒，继乃集资开设金铺，娶同乡林姓女为妻子。”同一刊物还载有端芬曹亚志於一八一九年随英国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是台山人到新加坡的先驱者。

台山人出洋移居美国者，据现掌握材料有近二百年的历史。《美洲华侨通鉴》说：“中国人到美国早在一八二〇年，但至一八四八年，在美的华侨人数只有四十人而已。”该书虽然没具体记录他们的籍贯和姓名，但从台山上川镇《甘氏族谱》中的记述有：“泽浓公，少读儒书，聪颖明敏，然富於冒险性，且以家计相迫，於道光初年（一八二一年）搭船经商於美洲。”（经查实是到美国旧金山）。广海《山背乡志》载：有“陈毛齐（又名陈齐宗）於道光辛丑年（一八四一年）故於金山。”从上述史料可以说明四十人中已有台山人。通过他们的信息以及动态，自然

地影响家乡更多的人移居到美国去。否则,就无法解释美国华人早期祖籍背景绝大部分是台山人这一存在事实,台山话被称“国语”在唐人街中流行这一普遍现象。

一八四八年美国西部发现金矿后,大批台山人向那里移居,参加淘金行列,出洋到美国形成第一个高潮;一八六五年美国太平洋铁路开始修筑,需要雇用大批劳工,台山人出洋到美国形成第二个高潮。仅一八七〇年,就有五千人出洋到美国去谋生,一八七六年,台山宁阳会馆会员有七万五千余人。沙栏村华侨李祁都於一八七七年回乡一次便招收二百多人去美国当铁路工人。从此,台山人前往美洲谋生的便日逐增多。至一八八〇年台山人在美洲地区的人数已达十二万人之多。一八八二年,美国实行排华法案,留居美国的台山人直线下降。一九二五年减少到七万人,至一九三〇年只剩下六万人(见台山县统计手册,一九四七年版)。除了大部分回国定居外,其余流居美洲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留居在美国各地的台山人与各地华侨,一同参军参战,投入反法西斯侵略的战斗行列;他们不少人在战斗中屡建功勋,享受崇高荣誉,从而提高华人在美的地位。

一九四三年,美国国会通过废除排华法案,实行新的移民政策,台山人移居美国人数又逐渐上升。一九六五年美国对华的移民条例实行与其他国家同等待遇后,移居美国的台山人占广东省移民配额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近十年来,移居美国和加拿大的台山人很多。

台山人出洋到中南美洲的历史与北美洲的历史大致相同。在一八一〇年就有台山人移居到古巴、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千里达等国从事农业劳动,为庄园主出

卖劳力。尤其是台山人到古巴,据古巴驻英国领事馆登记华人入境古巴的清单所载:自清道光二十七年至同治五年(一八四七——一八六六),共有一十四万二千四百二十二个中国人被卖到古巴。经抽样调查,祖籍背景二百四十人中,台山便有十二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五。这样推算,台山出洋到古巴的便有七千一百二十一人。史料记载,出洋到古巴谋生的台山华侨朱甲光,是於清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二月从澳门被卖“猪仔”到古巴的。他说:“我是客家(人),耕田为主,被本地人欺负(注:一八五六年始,‘土客械斗’延续十二年,无辜居民被虏或避乱,被卖到澳门猪仔馆),把我卖给洋人,在澳门猪仔馆逼我签合同,给我一套衣服,於咸丰七年二月开船。”已知在咸丰八年被卖到古巴去的台山人还有梁亚壬、林亚龙、王亚福等人。据古巴当局统计,仅从澳门载运中国契约劳工开往古巴的船次就有一百二十九航次,共五万四千四百八十八人。可以说,每个航次都有台山人。

台山人移居澳洲的历史仅次于美洲。据史料记载,在一八五〇年以前,澳大利亚勃莱坞金矿就有数百个台山人参加采矿劳动。据《维多利亚开发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海外风》载:雷亚枚(Louis Ah Mouy)一八二六年生於台山,年青时移民新加坡、马来亚一带,以木工为业。一八五一年被卖往澳洲,后来成为一个成功的矿工。他写信给台山的兄弟,结果上千的四邑人来到维州金矿区。他后来成为维州金矿和马来亚锡矿的拥有者,是四邑会馆的创建人之一。还有在澳洲名人大辞典中记载的台山人梅广达(英译梅光达),端芬龙腾里人。一八五九年随叔父到澳洲谋生,被英国矿场主辛蒲生收为养子,为其当中文翻译。后来,他分得红股便迁往悉尼,创办企业,经营中国

货物，热心维护华侨利益，为加强中澳两国友谊作了卓越贡献，成为澳大利亚著名华人领袖。（摘自《香港梅氏宗亲会刊》）

台山人的对外交往与移居出洋这种历史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航海事业较为发达，对外交往频繁，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大批移民到国外的条件未成熟。后来，清政府采取海禁方针和闭关锁国政策，排斥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剥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台山社会，极其动荡，政权更迭，战争动乱，连年的土客械斗，兵灾人祸，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加上台山人多地少，生产落后，自然灾害频繁，加剧了农村经济的衰退。因此，农民失去了土地，一些小手工业者也破产失业，成为无产者。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适值西方殖民者急需大批劳动力，又受到外国传教士的影响，这样推拉式的人口迁移因素就成为台山人大批出洋的条件，於是纷纷背井离乡，飘流异域。

台山人的对外交往与出洋历史原因，两者是互相联系，共同依存的，只是在某些条件下彼此所起的作用有主次之分而已。例如，天主教、基督教在台山十分流行，各国教士都在台山设有教堂，并开办学校、诊所、救济站等。据统计，一九四九年以前有基督教堂四十六间，正式教徒四千八百八十六人；天主教堂六十六间，正式教徒三千五百五十七人。传教士斯查理·佛利敦、利约翰、欧士比都在台山当神甫传教，特别是一批从国外回到家乡传教的人，如赵哲、苗九夫人等，他们以身说教更有吸引力。所以，凡是教堂较多的乡镇，那里出洋的人数也较多，导致台山成为著名侨乡。这一问题可以引证对外交往与

出洋移居之间的互相联系。

不同历史阶段，对外交往与出洋移居包含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五十年代以前，台山人出洋移居，大多数人是处于被动的，在失去人身自由权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生存，他们忍辱负重，像牛马一样被人口贩子卖到世界各地，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在《古巴华工》第 773 页中写着台山劳工林亚龙的控诉曰：“每日寅初作工到巳正食饭，午正又作工到戌时食饭、又开工到子正，有时子时仍不得停，有时戌初歇到子时再作，不一定。每天吃一餐饭、一餐番薯，有时粥、番薯多些。饭是一餐一茶杯，水是黑水，即是坑内的水。年轻的生病，不准报病，如死了，用牛车拉去，随便抛掉，惨不忍睹。”五十年代后，台山人移居海外，受到侨居国宪法的保护，权益受到尊重。

目前，台山一百多万旅外乡亲，分布在世界八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生存栖息。他们心中充满着民族的自豪感，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一起创造未来。

(本文与黄道记君合作)

台山侨乡形成的历程

台山从明弘治十一年(1498)建县至今，已有五百年了。原称新宁县，因全国有多个新宁县，为了有别起见，因境内有三台山，民国初期改名台山。建县以来，一直在坎坷道上徘徊。人

民生活只在今天社会主义祖国领导下,才逐步走向小康之路,过着谧静的生活。为了抚今追昔,让我们回顾台山在历史长河中走过的路,亦可找到点滴的教训和体会。

一、原是荒僻鄙陋之乡

台山地区,原隶属新会县,在祖国南海的边陲。海岸线总长 587.69 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 256.4 公里。沿海东有崖门口,中有广海湾,西有镇海湾。东有北峰山脉,蜿蜒起伏;西有大隆山系,有如蟒蛇伸延南海。北部丘陵起伏,地少人多,只有东区是平原,人口较为集中。境内民风纯朴,勤劳节俭。由于境内山脉连绵,山峦阻隔,交通十分不便。南北居民不相往来,商贾亦鲜交往。《新宁杂志》1913 年 12 期这样记述:“咸同以前,最为闭塞,是鄙陋之县。盖交通不便,人皆闭关自守,南北界限有如鸿沟。出产之物,只在产地经销,非产地者,不但无其物,且不谙其名。编枯之弊,殆天地所以介别区域者。”从这一记述,可见当日地理环境之概貌了。

二、海外交往频繁

台山虽是鄙陋之地,但海上交通却十分方便,可通往世界各地。据《新宁县志》(康熙版)山川略记载:“梁天监元年(502),天竺(印度)智药三藏航海而来,从广海登岸,手植菩提树于东效”(后灵湖寺地)。唐宋时期,广州对外贸易,广海湾是通往东南亚以致世界各地的孔道。在广海卫塘设有“市舶巡枯司”,有“海上线绸之路”之称。宋朝文人朱彧写的《萍洲可谈》有这样的记述:“广州自小海至潯洲(广海古称)七百里,潯洲有望舶巡枯司,谓之一望,稍北又第二望、第三望,过潯洲则沧

溟矣。商船去时至潯洲，少需以决，然后解去，谓之放洋。还时至潯洲，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邑人黄仁山有诗记之曰：“通海夷道话潯洲，丝绸之路几春秋。撼天恶浪浑闲事，友好往来一叶舟。”因此，它成了海外交往频繁的口岸。

1514年葡萄牙王国派遣阿尔发莱斯来川岛的三洲，树立一根刻有葡王标志的石柱，表示该地是葡王的领地，称之为“圣约翰岛”。15、16年葡萄牙人非地难德航海而来留于川岛。越年，又有四艘商船在岸上支帐篷、建房舍，设商埠。用香药、犀角、象牙、水晶、符等物与台山人交换铜钱、银器、陶瓷、茶叶等物。直至1553年间，通商贸易频繁，川岛成了葡人早期在远东的商业基地。《广东通志》载有《三洲访葡人互市遗迹》的诗曰：“西风何处入中华，莽莽三洲望眼赊。疑幻波光成蜃市，再寻烟址是渔家。”

1517年葡王派出第一个使节皮莱斯来中国进行外事活动，是经三洲而达广州上京的。1521年葡人竟在三洲建碉堡，向沿海村庄和过往船只肆意劫掠，辄发当地居民之怒，而把侵略者围困在三洲港内。葡人死者日从，被迫放弃部份船只，乘着黑夜逃遁，军民追歼残敌，大获全胜，漏网者窜回马六甲。阿尔发莱斯也因被困而病死于三洲。

1551年至1552年9月15日西班牙天主教神甫方济各·沙勿略受罗马教宗保禄派遣，乘葡人商船两度到达川岛，掀开天主教在台山传播的第一页。方济各于1552年底病死三洲，其墓址至今仍在。

由于海上交通方便，不管是外事交往或对外贸易，台山广海都成了出入口岸。

三、天灾人祸，兵燹盗贼频仍。

台山原是新会县属，由于版图辽阔，山崇岭峻，可为盗贼之巢，海洋广宽，亦是海寇出没之地。洪武六年便有李夫人、钟万户、徐仙姑等在沿海骚扰；正统年间有白水洞、大岭等盗匪施虐；景泰天顺之间又有倭寇侵城掠地；与此同时还有黄坭型、北峰山、白水等地盗匪作乱，盗匪频仍，诸瑶煽乱。为了方便统治，遂于明弘治十一年从新会县分割西部 3200 平方公里山地设县分治。称为新宁县，寓意宁静安居乐业。划分六都——德行、文章、平康、（称为上三都）矰峒、海宴、潮居、（称下三都）乡人习惯称上新宁和下新宁。

新宁（台山）虽分割设县，可是县属各地自然条件有所差异，上新宁山脉蜿蜒，丘陵起伏，纯属红土高原，土地干旱瘦瘠，又无水利建设，半月不雨，便田地干裂，耕种维艰。下新宁则背山傍海，咸潮、海啸、山洪时相侵袭，常受自然灾害的威胁。据《新宁县志》记载：从咸丰年间至光绪末年（1851 - 1908），57 年内便有水害 10 次；大台风 7 次；地震 5 次；大旱灾 4 次；瘟疫 4 次；饥荒 5 次；共 35 次。此中田园崩溃，粮粟失调，每年生产料食仅敷全县人民半年以致四个月食用，生活的威胁，使民不安生。更犹甚者，是时盗贼蜂起，从《新宁县志》记载：顺治元年至康熙廿二年（1644 - 1683）仅 39 年便有 18 次盗贼纵横邑内，匪徒小则一万几千，多则聚众十万。如此情况，居民何以为安。

由于濒临大海，常为倭寇海盗骚扰。明嘉靖壬戌（1562）年有张节斋率从抚倭效忠；明隆庆元年（1567）倭寇入侵，潯城失陷，杀害居民 3000 多人，城内为之一空，房舍焚烧殆尽；明隆

庆四年(1570)倭寇再度犯境,彭大娘抗倭死节。1647年(清顺治四年),王兴反清复明,围困县城60多天,沿途胁迫大塘、大村、冲菱、田稠为之声援。陷广海城据汶村为犄角,困守多年,清顺治十三年为尚可喜讨平。战祸迫使人民流离失所。田园荒芜,无以为生。

康熙即位,因防据守台湾的郑家军反清复明,乃于1662-1664年,两次下达迁海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50里。致使沿海居民扶老携幼,牵牛担粮,络绎于途。山贼乘机掳掠,哭声载道,怨气冲天,可又无可奈何!康熙后来虽然接受群臣奏议,取消迁海令,可是能够迁回旧地复业的,只有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吧了。海宴街原有2300人,回来时只有23人(见于《海宴乡土志》),广海奇石彭姓原有100多人,但回来的只有彭明伦一人。(见于《彭氏族谱》)地方人口为之大减。

还有最惨痛的是从咸丰六年至同治六年(1856-1867),长达12年的土客械斗。据《赤溪县志》载:“当日土客交战寻杀千百次,两者死亡人数共达百万;甚之彼此坟墓亦互相掘毁,以图泄忿”。又云:“彼此互相袭击,掳杀焚劫之事,无时无之,无地无之。”同治二年元月初四日客人攻陷广海城,格杀土人4000多人,尸如山积,血随街流。故有“广海城、年初四,拜死忌”之说以作纪念。同治二年底,“逃回大隆洞、牛围、虎坑等地客从尚有三万余众,因村居遭土人焚毁。栖止无所,因是雨淋蒸湿所侵,病疫丛起,至三年三月染疫死者逾二万人。”(载于《赤溪县志》)

长期的械斗,战祸连年,使安定的农村,满目疮痍,卢舍成圯,壮丁锐减,农耕乏力,土地杂草丛生,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后来,乱虽平却难以善后。

台山有史以来,数百年都在动荡的岁月中渡过来。往往喘息稍定,便又烽烟突起。土客纷争平息没多久,又是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年,由于政局的动荡,盗贼四起,台山人民又陷入万劫的苦海。民国初有梁洪贵一夥,民国四年又有梁恩和陈祝三两伙。他们作贼又作兵,作兵又作贼,或者同时是兵又是贼。如是老百姓那得不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呢?

梁恩原是梁洪贵部下一头目,他盘踞古兜山与新会匪徒指天成、梁社、礼乐恩、伍秀等聚众三百多人,因多是新宜人,故称为新会帮;陈祝三是大隆洞一个头目,以大隆洞为巢,会同单眼英、黄华、邱明楷、叶兰初等为虎作伥,因多数是新宜人,故称新宜帮。这两股匪,一在东之古兜山,一在西之大隆洞,横行四邑,台山人受害最深。单从广海地区统计:民国六年至十五年的10年间,遭贼匪劫掠便73次;被焚房屋1114间,碉楼25座。海宴地区单从民国十二年五月始,被烧的房屋便有536间,碉楼56座。台山全境不管那个地区,劫财、烧屋、掳人勒赎与酷刑杀人的暴行,无日无之。风闻陈祝三、单眼英之名,无不丧胆。居民在绵长的岁月中所受的苦难,是不可言喻的。

回顾台山历史的长河,是在曲折迂回的波浪翻滚中渡过,那有宁静的一天。

四、为什么流徙天涯

台山人天灾人祸、兵燹盗贼为患的日子里,何去何从,不得不思考求安之路了。

据《阮氏族谱》载:“始祖阮善夫是宋末官拜光禄大夫,被元兵追迫,随帝南逃。为保留子嗣,遣期大夫大携三子平康、平

安、平泰隐居于斗山墩坑尾(坑);二夫人携二子越江、超江隐居于顺德。”后来帝败亡,善夫与其他大臣流亡海外,或在占城,或婿交趾,或远徙他国,不知所终。

1277年,宗帝昀被元兵困于崖门口。当时大江有一义民伍隆起不甘元兵胡人的统治,乃出贡米37000石,组织义军增援,累日不沮,成为元兵阻力。后被属下谢文子所杀,携其首级乞降于元。其属下畏惧元朝镇压,于是联群结党,携带家室逃亡海外另谋出路。

稍后,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洪秀全起义,1864年战败,洪秀全自杀,其属下将领因而逃亡海外者不少,我邑都斛龙溪里赵煜(荣煜)原是太平军将领,太平军失败后,逃亡马来亚吉隆坡。后来协助当地政府平乱有功,被政府委任为当地第一任太平局绅。

这些逃亡人员,不管那个朝代,为了避免统治者的追捕迫害,只有流徙他乡异域。

《赤溪县志》记载土客械斗时说:“客人有为土人所掳者,于杀戮外,择其年轻男子,悉数载往澳门,卖给南美洲秘鲁、古巴等地作苦工。也有因流离无所而自往澳门卖身为“猪子”。被掳卖及自卖到外地为“猪子”者,为数约有二、三万人。”农民吴丁良、李观福、吴伙、谢开宏、朱甲先、梁亚壬、朱亚龙、王亚福等(见于《赤溪县志》)便因祸乱被迫抛弃家室自愿为猪仔,流徙天涯而使孤儿寡妇抱恨终生。

列宁的《资本主义与工人移民》一文说:“毫无疑问,只有极端贫困,才迫使人们离开祖国。资本家也就肆无忌惮地剥削移民工人。”事实也是如此,只有战祸而使生产条件恶劣,才迫使人们流徙他乡异域。从邑内侨户分布也可见一斑。地多人少